

秋天到了，我们记忆中的20世

纪最后一个会落叶的日子徜徉在

固守着氟里昂制造出的冷气的窗

外，天色倒偶尔也表现出蓝蓝的

调子，我想起瓜说的话。我们向

死而生，没有季节的轮回，却会

悲秋。原来自然是为寄托我们而

存在和变化的，但我们并不明白

这一点。

沒有 轮回的 年

谢翔
著

广东
经济
出版社



谢翔 著

沒有轮回的年

广东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有轮回的年/谢翔著.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2.5

ISBN 7-80677-175-1

I. 没… II. 谢…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9434 号

出版 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5 楼)
经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公司
印刷	广东邮电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园建工路 17 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8.5 2 插页
字数	229 000 字
版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
印数	1~5 000 册
书号	ISBN 7-80677-175-1 / I·49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销售热线: 发行部 [020] 83794694 83790316 邮政编码: 510100

(发行部地址: 广州市合群一马路 111 号省图批 107 号)

网址: www.sun-book.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得到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出版基金资助

献给 L

And winds blow fortune, winds blow pain
So it goes, and nobody know
how to get to the sky, how to get to the sky

自序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首诗，是关于个人情绪的，其中有这么一句：于是/我被跌在了季节与季节之间。我不知道当时我所理解的“季节与季节之间”究竟包含什么意味，直到2002年春，当我完成这本实际上有很多内容涉及季节这个概念的书时，我回想过去的几个月，发现季节这样东西竟真是变得如此暧昧和模糊了，哪里是之间呢？我们的季节一直温暖如春，冬天早遗失掉了。

3月上旬是中国召开“两会”的时间，我一如既往地写专栏观察会议议题，将本书的最后程序——写序的时间推到了会议结束后。对于一本观点、理念已经被颠过来倒过去写了20多万字的书来说，我已很忌讳再在序中去刻意交代或强调什么。我想写一些和书本身有某种距离的文字，哪怕就一小段，哪怕抄录别人的——早两年我看过黄集伟的《媚俗通行证》，那本书就是拿了罗大佑的一首歌《海上花》中的一段歌词代作了序，很有味道，像本来是写冬天故事的书，却拿了一个春天的细节来作了个题，又有点像电影《教父》中写的那首主题歌，和血腥黑幕等林林总总并不贴衬，却让人百感交集。然而对我而言，书的序写什么似乎是注定了的，因为我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将发生在这个季节的那场席卷中国北方8省、自治区、直辖市14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影响人口达1.3亿的特大沙尘暴写进这本书的序。这

样，我的这个序基本上成了书中的一个章节，它想告诉读者的不外就是这样一个事实：不是我们非要说，而是我们不能不说。

《中国青年报》3月21日在报上披露了这么一个细节：上午10时30分，刚刚开完中国环保宣传周新闻发布会的众多环保官员、专家及记者，未及走出人民大会堂，就在长长的走廊上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土腥味。

“起风了！”“扬沙天气果真来了！”隔着大会堂自动玻璃转门，看着外边已然成红黄色的天空，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双眉悄悄蹙紧了。

就在几分钟前，解振华还在强调：“‘十五’期间要努力完成控制全国污染物排放总量、改善重点地区和城市环境质量、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等三大任务……”

仿佛为了诠释何谓“生态环境恶化”，几乎就在这番讲话的同时，风起了，沙尘弥漫京城。

《没有轮回的年》这本书基本上就是这样去提出我们面对的生态环境恶化这个问题的，只是为了形式上的强调，书选择了发生在世纪交替这个独特时间背景下的一些事件来加以陈述。我知道，就生态环境恶化来说，所谓时间背景已毫无意义。世纪交替已完成，但人们在讨论发生在这个3月的沙尘暴时，依然将视野回溯到20世纪的90年代，因为只有这样回溯，我们才知道类似的灾害性天气是如何之于我们愈演愈烈。

所以“就在几分钟前……”这句话说得很令人琢磨。

就在几天之前，中国的政治家们还在风和日丽的北京开着会，那时，沙尘暴还在更北的北方酝酿着，因此它没能成为此次会议上的一个非常议题。否则，它可能会成为政府追加一笔巨额治理资金的由头。很难说几分钟或几天甚至几年时间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国际奥委会考察北京的那年，迟到的沙尘暴也许最终促成了一次奥运盛会落户北京，人们曾称此为好运中国，这不失客观。但好运并非总眷顾中国，1998年的历史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倘若没

有发生在 1998 年的那场世纪洪灾，中国今天的命运又会是怎样？因为有了 1998 年，才有了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和九届政协二次会议的环保政治，中国因此受益匪浅，关于这一点，本书已作了连篇累牍的论述，我在这里想强调的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们非要说，而是我们不能不说。

沙尘暴过去两天后的 3 月 23 日是世界气象日。世界气象组织为 2002 年的气象日定了一个主题：“降低对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的脆弱性”。我对“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这个描述报以非常的认同，因为我在我的书里也花了很多笔墨谈到这一点，或者说这实际上是我这本书的一个出发点。另外对于“脆弱性”这个定义，我以为它可以用于当今世界的每一个领域，正如 2002 年在美国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将年会主题确定为“脆弱年代的领导作用：对共同未来的愿望”。我想，读者亦可以用“脆弱”两个字去替换本书的书名或某个章节名，因本书涉及了一定的国际政治以及经济关系。

因为沙尘暴的不能不说，我改了我的序的版本。我的一个朋友曾告诉我，她当年只要一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这首歌，就会泪流满面，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很不错的另一种版本的序。但当她告诉我这件事时，报纸正在披露北京的一个叫刘海洋的大学生虐待动物的事件，这两件事反差很大，当然也发人深思。你从温情出发，没走两步就又遭遇沉重，这也许就叫注定。没有人会认为刘海洋是无辜的，但我认为他无辜，他只不过是一个大不人道下的小不人道而已，而舆论却如此舍本求末，似乎要将整个人类对动物犯下的罪孽嫁祸于其上。中国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刘海洋们是否是我们最值得去指责的对象？对此，中央电视台的赵忠祥在 2002 年的“两会”上所发出的一个呼吁就值得我们去深思，他反对再建所谓的野生动物园，在他看来，相比刘海洋，这应该是人类对动物犯下的更大的罪孽。但赵的这个呼吁似乎没被中国舆论所认同，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提及这一点，是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书中多有论及，这只不过是又一个生动的例子而已。因为缺乏一些基本的以及合理的知识和道德背景来支撑，国民可

以很好理解、并通过理解而付诸某种行动的环保是非常局限的。就好像我的那个一听《一个真实的故事》这首歌就会流泪的朋友，她也曾不止一次问过我，为什么不要吃鱼子酱？另外还有一些持绝对看法的人，比如有人因为我吸烟，便对我之于环保所做的不以为然。推而广之，因为环保主义者主张节约能源并呼吁减少废气排放，有人就认为环保主义分子除非永远步行，否则他们就是伪环保主义者，也因此，他们所做的是毫无意义的。最后，舆论为中国环保营造出的氛围是，相比每个人的自省和自律，中国环保的进步更有赖于法律的健全。这种强调所造成的结果是，人们会认为，要我不吃鱼子酱，商家首先必须不卖，其他情况亦是如此。我以为改变这种现实首先还是要通过启蒙和通过传播，这是一批人的责任，这批人包括我在内，我用以体现我在尽这种责任的最好方式就是告诉读者我在这本书里写的这些东西，现在我正这么做着。

作者

2002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没有轮回的年

1

秋天到了，我们想象中的 20 世纪最后一个会落叶的日子徜徉在固守着氟里昂制造出的冷气的窗外，天色倒偶尔也表现出蓝蓝的调子。我想起瓜说的话。我们向死而生，没有轮回的季节，却会悲秋。原来自然是为寄托我们而存在和变化的，但我们并不明白这一点。

第二章 异常以及非常

23

由于人性的弱点决定了人们在通常情况下更愿意相信好的消息，这就使得坏消息经常显得缺乏依据。但人又总是在想着一些事情的，灾难过去了，我们不想灾难重现，便会去想和灾难有关的事，甚至那些看似无关的。

第三章 城市是一种生态

42

1998 年的 4 月 16 日，北京下了一场泥雨。当天，路透社向全世界发布了一条消息，消息说：“经过泥浴的街道和令人窒息的空气，形象地证明了北京市当局刚刚承认的事实——北京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大都市。

第四章 四月的黄昏

63

十几年前，居住在厦门鼓浪屿的女诗人舒婷写过一首诗，题目是《四月的黄昏》，诗中我印象很深的几句在 20 世纪的最后的一个四月里每每出现在我的心际——四月的黄昏，流曳着一组组绿色的旋律，

在天空中低徊，在峡谷中游移——我不能确定，为表达一种与爱有关的甜蜜的忧愁，舒为何要寄情于绿色？

第五章 致命的紧缺

79

很多人相信在 30 至 50 年内，地球上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将会枯竭，但经济学家似乎一直在据理力争，因为他们认为经济的发展会改变地球资源的供应。当年马尔萨斯对粮食供应将会满足不了人口增长要求的预言被证明是破了产的，这对现代经济学家关于消费创造生产的主张似乎提供了支持。

第六章 中国西部

102

地球上可供人们去大开发，同时这种开发又是受政府鼓励的机会已是绝无仅有的了。但毕竟，今天不管是发生在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开发都已被赋予了一种新的理念——开发不能以牺牲资源和生态为代价。在这样一种理念下，即使是最不发达国家也应该学会冷静，因为这是新的原则。

第七章 遥远的家园

123

我们焦虑地面对着我们自然的威逼下日益退守的家园，并确凿无误地相互转述：它们原来不是这样的。但我们又是怎样获知这一切的呢？我们眷恋流淌在我们屋子前的那条清澈河流，年复一年地等候在河边小树林带来的春夏秋冬之中，我们不知道远方的流沙已经开始向这里逼近，因为岁月太漫长，路途太遥远，生命太脆弱，我们宁愿就这么固守着。

第八章 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不仅是道德的

155

那些受到赢利前景启发的商人们兴致勃勃地去开发各种门类的环保产品，政府许诺给予政策优惠甚至保证采购，商人们何乐而不为？于是，我们似乎找到了一条在环境保护上不需要时间的捷径。

第九章 消费的不经济

175

消费是好事，人们普遍这么认为。但是，消费者社会大量开采资源，总有一天可能会把森林、土壤、水和空气耗竭、毒害或者无可挽回地损毁。全世界各地的消费者们程度不同地要对人类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负责。

第十章 生态名义下的旅游

191

既然生态旅游和自然旅游（即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的旅游）别无二致，那么政府又怎么如此刻意去宣传呢？这其中的奥妙是，旅游行业和政府只有把生态旅游与自然旅游等同起来，国家和地方政府才能把旅游列入到可以发挥的经济发展计划中去。

第十一章 我们需要一些力量

200

为什么面对一次艰难的航程，我们所有的期盼都会不自觉维系于那个有望站立于船头上的船长呢？环保的航程是这样的漫长，于这个航程中，即使做一个水手，即使做一个站在水手旁唱歌的同行者，时间即使短暂，甚至谁也不曾想过一定要从一而终，这也不是难能可贵的吗？

第十二章 别人的森林

215

因为自己麻木，便总羡慕别人的想象力。但细想之下又发现有些东西原本是不需要想象的——既然头顶着一方天空，又何以要去想象苍穹的碧蓝？既然可以漫步河边，又如何要去想象水的清幽？既然脚踩着大地，又怎样要去想象泥土的芬芳？

第十三章 世界为气候开会

233

几乎全世界的科学界都在大声疾呼，警告我们说，人类文明的现行模式正在使全球气候条件发生剧变，其后果很可能数倍于近 10000

年来人类所经历过的后果。

以上共识和疾呼告诉了我们世界为什么要一年一度地为气候开会的理由。但不幸的是，因为仅仅是开会，人们可以讨价还价。

第十四章 没有仪式的忏悔

252

美国主导的 21 世纪的资本主义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是和平的？公正的？还是强权的？即使仅以经济而言，那么它所取的是怎样的价值的规则？所谓经济，恐怕本来就是要面对分配的公正、消除失业等价值问题，而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却因它制定的规则而忽视了这些问题。

第一章 没有轮回的年

秋天到了，我们想象中的 20 世纪最后一个会落叶的日子徜徉在固守着氟里昂制造出的冷气的窗外，天色倒偶尔也表现出蓝蓝的调子。我想起瓜说的话。我们向死而生，没有轮回的季节，却会悲秋。原来自然是为寄托我们而存在和变化的，但我们并不明白这一点。

1. 1999 年夏季开始以来，愁心烦事像是感冒一样在不断流行。我的朋友正在选择结婚，将原来一些属于自己的事放开了——在此之前，对一个世纪即将过去这个事实最能构成感觉的还只是关于计算机的“千年虫”问题，但急于安排婚期的人却第一次将表现告别的故事说得这么贴近。20 年前，结婚变成了一个赢利巨大的产业，这让我们看到人类天性实际上是具有资本属性的。面对新世纪的即将到来，人们不约而同地在设计与日月同辉的盛大婚礼，但这个夏季却

世界气象组织发表公告说，2000 年是 1860 年以来全球平均气温最热的一年。该组织认为，全球变暖这一趋势正在继续，而温室气体的排放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全球变暖正在造成越来越多的风暴、干旱等极端天气现象。

也有许多人正在做另外一件事：离婚。我找到一项统计，说大概会有占全年一半以上的离婚决定作出在这个季节。经济学家会以惯性思维将离婚这件事同经济背景联系起来——收入的减少会令夫妇间产生敌意。但这回他们错了，那些选择在这个季节离婚的人多数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天气太热了。心理学家证明说，异常气候会促使人们作出分离的决定，尤其是在天气炎热情况下。

夏季开始时，全球股市都热起来了，但相比之下天气就显得更热了，而且热成了新闻。美国那边热死了几百人，一下子就把连续几宗震惊世界的枪案造成的死亡人数给超过了。气候异常从来就是一个杀伤力最大的杀手，但人们对其的反应却比对一个孤独的持枪杀手要温和得多。气候专家有过对气候异常危害性的连篇累牍的警告，但作为新闻，它引起人们注意力的程度远不及计算机故障在新的世纪到来前专家们提醒的那些。

那些日子，北京也发疯般地热了一轮，虽说没有确切的造成多少死亡的数字，但那连续十几天的持续高温天气，也该是让北京人民吃大苦了。北京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锋在 7 月 24 日那天作了一篇关于热的日记，他写道：刚过 9:00，房间里的空气便骤热起来，骑自行车出门，不到两分钟，袒露的手背就被烈日晒出了油光。今天的气温，天气预报里说将高达 40 摄氏度。

10:30，院子里的阴地铺上了凉席，房东家 4 岁的孩子光着小屁股趴到上面玩游戏。奶奶问：“大宝热不热？”大宝仰起脑袋说：“热！我快熟了。”

下午 2:00—4:00，是今天最热的时候，国家气

象局测得的温度达到了 41 摄氏度，他们的一位负责人说，这是自 1946 年来的第一次。

据中央电视台次日报道说，7 月 24 日这一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 42 摄氏度。

也许夏天注定是要这么热才成为夏天，但冬天呢？北京 1997 年就已经过了她的第 11 个暖冬；上海 1998 年 2 月中旬的某日，气温有过 27 摄氏度的纪录，据说那已是百年来的最高纪录。但人们对冬暖或者说暖冬看上去没什么觉得别扭，所以也没有集体离婚的事发生。

只是在夏天，人们开始对热感到烦，也开始对热进行反思。

1998 年因为大洪灾，人们对热的感受被压抑住了。但在更早一年，夏热已经创了纪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热的故事一直写在全国各大空调生产商或推销商舒展的脸上，问问他们便知道热在都市里究竟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人们相信，无论是在北京，是在上海，还是在长沙，热可能已不单单是自然的一种轮回，而且，它带给人们的也早已不是蝉声的朦胧以及少女短裙的飘逸甚至空调生产商或推销商舒展的脸，它更多的是一种折磨，甚至灾难。

人们便在想这热或这灾难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当 40 多年前，英国伦敦出现前所未有的黑雾事件之后，人们关于热，便有了一个非自然定义的说法——热岛效应，热或者说由热而带来的灾难便出自这种效应。无论是夏日还是冬日，我们的都市常常像被一个透明的罩体覆盖着，气流的交换被阻塞，都市人就在这么一个充斥着各种消散不了的有害空气的空间下麻木地工作、生活着，他们只知道是天然。

有人告诉我们，世界上每天有 20 万人口在我们分别居住的城市里悄悄膨胀，人类不停地盖房子，以供越来越多人居住；人类不停地修马路以供越来越多的车行驶，这些由水泥和柏油盖起的楼房和道路疯狂吸热却不具导热性，从而形成热量聚集；它们造成植被减少，地表含水量下降，热量难以蒸发；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了都市的一个热

源，一个 100 万人口的都市，散发的热量相当于十万个 1000 瓦的灯泡；我们每一个家庭也实际变成了一个供热单元——我们将所有可以通过电来运转、为我们提供方便的大小机器搬运回家，让它们在制造各种方便的同时制造出热；我们费尽心机，张灯结彩，用各种新型建筑材料（玻璃幕墙）装饰商业性楼宇，而当我们心安理得地在欣赏我们“美化”都市的这些杰作时，我们亦给我们自己制造了热灾。

1997 年以后，那些生产空调风扇的厂家开始进入辉煌期，与此同时，夏天的热况一年比一年加剧。当然，我们的都市人口也在增加，道路也在扩展，汽车数量也在膨胀，楼房也在拔地而起——这一切都不可逆转——人们除了抱怨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当然，人们对酷热的反应也是温和的，人们知道他们不能离开现代化，因此即使是反思，他们也不想深究 1999 年的这个季节究竟还会怎么样？不想追究热是因为人类自身在工业化过程中过度燃烧矿物燃料，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所致。即便是他们可能会预料到，就算忍着熬过了这个季节，来年等待着他们的可能会是一个温度更高的酷暑盛夏。麻烦的事越来越多，这倒磨练出了人们对生存环境的更加随遇而安、心平气和。说来也是，真正令人担忧的日子已经过去，经历过 1998 年特大洪水考验的中国人民也不能再被这天热的日子搅乱心绪，所以那些想结婚的仍在想着结婚，实在热急了的，充其量也就是用离婚来解脱。

2. 对于天热与离婚案增加之间的微妙关系，意大利的专业律师们甚至提供了确凿的统计数字。地球村共存的迹象变得越来越明显——后来一段日子，人们突然发现这个夏季有比天热更值得让他们去担心的事，不仅仅是心烦。此前我们曾不断耳闻发生在欧洲的一系列食品污染问题，如“疯牛病”事件、猪肉含镇静剂事件、未消毒乳酪含有李斯特氏菌事件、美国进口牛肉中致癌生长激素残留事件等等，但这些事因发生在遥远的他国，除极少数环保分子关注外，在中国，它的舆论影响远不及离婚的那一类事。但终于，类似严重的事件